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固守与突围

—读魏华北短篇小说《墟里烟》

■ 张秀功

从作品形式上看,魏华北的短篇小说《墟里烟》(刊载于《山东文学》2026年第二期)由五个章节构成,带有明显空间叙事的特点。每个章节之间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显然,这是作者独出机杼的精巧设计。每一章节均择取世界文学名著中的哲理警句来提示这部分的思想内蕴。这一别具匠心的构思,透露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作者在小说中建构起来的历经千年的中国乡土社会,是世界文化大背景下的一个镜像;或者说作者把中国乡村生活中的人情世故、众生百态以及精神生态等方面摆在了世界背景前面,放在了日新月异的社会前景之中,让读者聚焦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沉浮,感受他们细碎的日常肌理,体会他们的固守与变迁、坚持与反抗、野性与真情,以及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的时代阵痛与精神嬗变。

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与复杂性的特点,小说《墟里烟》则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不同的叙事伦理,将其形象化地展现了出来。余庆一家的时代变迁,反映的是传统农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已成为限制人口增长、人类繁衍生息的一道“窄门”。若只有祖孙三代四口人,三间正房与两间西屋尚可满足住宿需求。余庆娶妻之后就有些捉襟见肘,房间明显不够用了。陪嫁的大衣柜新房子放不下,就只好挤在奶奶的小屋里。“夹道很窄,余庆媳妇隔三差五去看大衣柜,进进出出都要斜着身子。”“没过几年,西屋添了两个小的,都是男丁。”“怎么能住得下呢,“老的小的盯着一个锅台,勺子碰锅沿常惹出一肚子闷气。”“不定谁冲谁撒气发火,吵得四邻不安。”

如何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以土地为本的小农经济,已难以改变那道既开在生活中,又开在心理上的“窄门”。“地还是那几亩地,咋侍弄也长不出钱来。”要想冲破这重物理隔阂、精神枷锁,就必须“一个南下,一个北上”,走出“少有人来,也少有人出”的闭塞世界,实现年轻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瓦解小农观念的思维禁锢,从“向土地而生”的生存逻辑之中突围出去,学习新的经济模式,融入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洪流中去。当然打工也许只是阶段性的权宜之法,却可以改变落后的生存现状。所以,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如果能像庆月那样,带着技术回乡创业,方为农业振兴、农村建设的长久之计。

在改变生存方式、适应经济新模式的同时,最动摇了、最难撼动的就是千百年来那些根深蒂固的腐朽的文化基因,那些宗族伦理中压抑人性的陈旧思想意

识。掌握知识的人往往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并常常成为被捉弄或嘲笑的对象。“庆红小时候和余庆一块玩儿,两人约好了在天黑时喊‘回家吃饭’,结果引来嘲笑,庆红还挨了骂。”“吃饭”却让“鸡汤”挡在了文明的大门之外。“红,多么美好与温柔的名字,却偏偏成为众人取笑庆红‘大妮’或内向的标签,“红脸”变成了他的生命底色与现实桎梏。有着初中文化的庆红在学堂做乡村教师时,只好在伦理纲常与新式教育的错位之中求生存,需要依靠所谓的“约法三章”来平衡两者。师道尊严几近成为宗族伦理的阶下囚。农村社会的行政权力又常与宗族地位相勾连,这一带有双重权力特色的管理方式,更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沉重枷锁。这在庆红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记账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知识,当精通财务的庆红以文化人的原则去对抗乡村权力的治理标准时,其结果是“记工分的事儿你别干了!”乡土社会的话语权撕破了一个文化人的“脸面”。“长得五大三粗,干农活儿却不利索,俩庆阳也顶不上半个男劳力。”“庆阳渐渐有些魔怔了,出工时还是走在最后,扭着腰肢,眼睛紧盯着前面的脚跟,腋下没了指头,掂榔头的手一路上也稳不住一个姿势。”对文化者的鄙视,即是对知识的歧视。“搁下了一个本,抱了一本”,庆阳只好隔在他那本“厚书”(《红楼梦》)里,“厚书”成了他精神的避难所。不仅在他人眼里,即使是在自己家人看来,“文化人”庆阳已变为被驱赶、被耻笑的对象,“庆月原本皮实,这回儿真架不住了,联合他爹拿着木棍打疯狗一样往家里赶。”这次碾碎的不是庆阳的“面子”,而是他的灵魂,庆阳病了,成了一位典型的精神孤独症患者。

传统乡土社会的生存伦理在现代文明的缓慢渗透与浸润下,人们心底也许已泛起微澜。虽说“余庆总是能看得到原来土屋后墙上那道窄门的影子”,余庆从两个儿子身上似乎明白了些说不清的道理,劝慰庆红说:“现在哪还有那些穷讲究!老师都当了一辈子了,你说,是你起小教的他们几个不?”庆红在千百年礼法的规训面前,心里好像顿时滋长出一股艰难抗争的力量。

“呵呵”冷笑着,学着关公的样子可着嗓子念白道:“上的马去看过,哪一个敢追赶二爷!”

庆红唱的是豫剧《关公挑袍》里的戏词。但现实是文明的进程使一些地方戏曲、传统技艺等在逐渐消失,像“河南坠子”这种表演方式在乡村也没有了市场。很明显,这是一个农村文化生活的空窗期,“黄昏狗叫,清早鸡叫,快上工时牛叫,吃过晌午饭二华子他娘坐房顶上叫,其他时候东西两条街上安静得能听到老鼠溜走的声音。”然而,乡村青年总是需要有一种方式宣泄内心波动的情绪,这种精神上的寂寥让留妮找

不到排遣心理孤独与落寞的渠道。所以他只能靠“号丧”来显示自我的存在,消解心中燃烧的欲望。

留妮“咣咣”自己打起锣鼓点儿;两臂前伸,“咣咣”地打飞脚;蹿起老高,两手够到树枝“嘎嘣”扯断;“嘿哟嘿哟”拿额头撞树,惨叫着手拭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建设不一样的文化样式来满足时而骚动的情感需求。所以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就可能有人来争夺与占领这个空白的市场。像赌博等一些不健康的文化娱乐方式在有些乡村开始“抬头”,甚至出现西方宗教的侵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留妮的嘶吼是乡村民间文化消亡后在他心底深处涌起的精神“骚动”,文化的缺失有可能造成一种文化遗忘,留妮在短视频中“低沉犹疑逐渐变得亢奋”的唱腔,是否是现代文明给乡村带去的精神振兴,这或许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小说中哑女及其一家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存方式,作者将他们放在了伦理秩序与世俗权力的规划之外。在这里,作者的意图首先是以哑女的“自由”来对比伦理与道德的残忍,以哑女的天真来比照世俗的狡黠;更为重要的是提示读者,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乡村存在着被边缘化的风险,担心难以走出“砸坑”和“拽牛尾巴”这种与外面世界隔绝的生活样态。所以作者提醒读者,“她(哑女)听不到时间的指针,不懂得看世界上奇奇怪怪的面孔,时间和世界也就遗忘了她。”幸运的是,“在斯红眼里,竟然是越来越有风韵了。”哑女欲望的表达其实是告诉斯红,她也喜欢“年轻人人都愿有些城里人的样子”。这或许是一位纯情而天真的乡村人对现代文明所持的开放态度。

小说《墟里烟》在呈现乡村变革中的时代印记与生命际遇的同时,展示给读者最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固守与突围。传统的以土地为本的小农经济以及宗族观念中腐朽的文化元素,这些至今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沉重包袱;那些血脉亲情的温馨,生老病死的点滴日常,烟火气息中的守望,对人性美好的坚守,对生命本真的追求等,扎根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优秀文化,都是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军装

■ 玄秀华

人的一生,穿过多少套衣裳?从现在的羊绒西装,回数到幼童时的碎布开裆,心里忘不了的,还是当兵时的那一身军装!

也许军装并不修身,照样勾勒出军人的一身硬朗,也许只是一色草绿,却衬印着鲜红的领章闪闪发光,常常汗渍斑斑,那是激情燃烧的光芒,有时布满破洞,那记录着肌肉与石头的碰撞。时刻准备着一股新鲜的力量……

假如没有穿过军装,请问,有多少人会觉得遗憾忧伤?假如没有人穿上军装,请问,有多少人的生活能和平安详?时尚的朋友,撞衫的滋味谁也不愿意品尝,军装与军装相遇,五湖四海的战友同时出现在训练场上,战友的情谊如滚滚长江。

朋友,我不羡慕你的一身品牌,我只告诉你,花季的年纪,我穿过绿色军装!

军装,人生的骄傲,军装,祖国的华章,军装,至高无上的品牌,军装,当兵的人永远的珍藏,我爱,这身绿色的军装……

小脚印 大脚印

■ 瞿杨生

清晨的校门口,非常热闹。梧桐树刚冒出嫩芽,三月的风从枝叶间穿过。大大小小的脚印交织在一起,像一幅匆忙而又温暖的水墨画。我牵着儿子的手,在送学的队伍里走走停停。他的脚那么小,宛如一只急着赶路的雏鸟。而那些散落在四周的大脚印,或从容,或匆匆,却总是不经意地围成一道温柔的弧线。

看着儿子钻进校门,直到那抹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我才收回目光。不经意间,视线落在了那些还没散去的脚印上。那个穿着黄马甲的护学岗交警,脚印最有规律。就在斑马线的那一小块地方,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晴天是浅浅的灰,雨天就印得深些。他的脚印旁,总是紧跟着一串串细碎的小脚印,歪歪扭扭的,却都安安稳稳地过了马路。

校门内侧,值日老师的脚印是沿着花坛走的,一圈一圈,恰似给喧闹的校园画上安静的边框。偶尔有孩子跑得着急,那串脚印立刻调整方向,轻轻走过去。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被守护着。那时,我住在老街,上学要经过三条马路。母亲从不牵我的手,只是不紧不慢地走在我的斜后方。她大概已经懂得,真正的保护不是永远扶着,而是让我学会自己走。我的脚印在前面蹦蹦跳跳,她的大脚印就在后面稳稳跟着。过路口时,她从不喊“小心”,但她的脚步会突然变慢。那慢下来的节奏,就是最好的提醒。后来我才明白,那些日复一日的陪伴,其实就是最朴素的安全教育。

从幼儿园到小学,从牵着手到排排走,再到如今他常常跑在我前面几米远。儿子的小脚印正一点点试着离开我的大脚印。有时候他会停下来等我,那神情仿佛在说:爸爸,你走得太慢了。可我却看着他那双沾着泥点的小球鞋,心里涌起一阵欢喜。这欢喜,为他的长大,也为那份正在萌芽的独立。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些小脚印会长成新的脚印,也会学着守护更小的脚印。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帮他们把脚印踩得正一些,深一些,好让他们日后想起时,知道路该往哪儿走。

上课铃响了,校门口渐渐安静下来。那些守护着的大脚印也都散了,回到各自的路上。风从梧桐树梢掠过,轻轻拂过地面,那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有的被吹散了,有的却留下来。待到下午放学时,这里又会铺满大大小小的脚印,叽咕喳喳地涌向等候已久的大脚印。这幅名叫“平安”的水墨画,就这样一代一代,印在通往明天的路上。

惊蛰惊梦 永念吾母

■ 雨晴

为了养家、供我们读书,她把这份心愿压在心底许多年。后来,我们终于陪她出行。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眼神虔诚,泪光闪烁,轻声说:“这辈子能来看看,值了。”

登上长城时,她像孩子一样开心,扶着城墙,眺望山河,笑容明亮又干净。我们一路搀扶,一路拍照,留下一张又一张合影。照片里的母亲,朴素、温和、满眼幸福。我当时暗暗发誓,等我工作挣钱,一定带她去更多地方,看更美的风景。可我怎么也想不到,那次北京之行,竟是我与她唯一一次远行,成了此生最珍贵、也最残忍的回忆。

今年春节,是我与母亲最后一次团圆。假期匆匆而过,我要返回青岛继续学业。母亲早早起床,为我做了最爱的饭菜,一遍又一遍帮我收拾行李,反复叮嘱:在外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别惦记家里。

她执意要送我到高铁站。一路上,她很少说话,只是紧紧攥着我的手,满眼都是不舍。进站检票,我回头望去,她依旧站在风中,疲惫的身影,一直朝我挥手,目光温柔又牵挂。我挥挥手,让她快回家,谁能料到,这一眼,竟是永别。

我刚到青岛不过半日,深夜,电话骤然响起。父亲泣不成声,只一句:“你妈,没了。”那一瞬,天地崩塌,浑身冰冷。

几个小时前还在叮嘱我的母亲,几个小时前还笑着送我离开的母亲,怎么可能就这样走了?我疯了一般打车返程,漆黑的夜里,春雨敲打车窗,我坐在车里,泪如雨下,心像被生生撕裂,一遍又一遍喊着“妈妈”,却只有无尽的寂静回应。

我冲回聊城,映入眼帘的已是肃穆灵堂。烛光摇曳,哀乐低沉,母亲安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睁眼,再也不会发声,再也不会摸我的头、叫我的名字。我“扑通”一声跪倒在灵前,悲痛到窒息,只有撕心裂肺的痛哭。我紧紧握着她冰冷的手,一遍一遍呼唤:“妈,我回来了,你看着我啊……”

“你不是等我成才吗?你不是要看着妹妹们长大吗?”

“你怎么就不等我啊……”

母亲这一生,太苦,太累。

从青春年少到中年未竟,她一直在付出,在操劳,在忍耐。在工厂认真工作,在家中尽心尽责,对上孝顺,对下慈爱,对人和善,一辈子与人为善,团结邻里,省吃俭用,只为让家人过得安稳一点,让我们读书走得再远一点。她苦了半辈子,看着日子慢慢好起来,眼看我即将成才,眼看妹妹们渐渐长大,眼看苦尽甘来,她却没能享一天清福,匆匆离去。

苍天何其不公,竟不肯善待这样一位善良、勤劳、孝顺的母亲。

这场生死离别,如惊雷劈开我对生命所有浅薄的认知。

原来人生无常,生命脆弱,来日并不方长。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以为还有很多机会,却不知一转身,或许就是一辈子;一挥手,可能就是永不相见。母亲用她的离去,教会我最痛、也最深的道理:珍惜眼前人,珍惜每一次团圆,珍惜那些烟火琐碎的温馨。

母亲走了,但她从未真正离开。她的善良,刻进我的骨血;她的坚韧,成为我的脊梁;她的教诲,指引我人生的方向;她的爱,永远活在我心里。

我会带着母亲的期望,好好读书,奋发向上,不负她一生的辛苦与期盼,撑起这个家,守住她最在乎的和睦与温暖。

我会传承她的善良、孝顺、厚道与真诚,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活成她最骄傲的模样。

妈妈,来世,我还做你的孩子。

换我疼你,换我宠你,换我陪你岁岁年年,再也不分开。

春雨泣泪,水城含悲,愿母亲在天之灵,无病痛、无操劳、无艰辛,安稳清静,喜乐无忧,一路走好。

您的爱,此生不忘,永世珍藏。



年后惊蛰,春雨如泪,洒遍水城。我刚返回青岛求学,不过半日光阴,一通深夜来电,便将我的整个世界彻底击碎。我年仅四十九岁的母亲赵彩霞,突发心脏病,未留一言一语,匆匆永别人间。

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研究生,父母都是鲁西化工的职工,我还有一对双胞胎妹妹。原本平凡和踏实向好的家,在这个万物复生的春日,轰然塌了一角。直到我被星戴月冲回聊城,跪在灵前失声痛哭,才真正明白:世间最痛,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最恨,莫过于一别经年,再无归期。

母亲这一生,普通、平凡,又伟大到让人心碎。

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一辈子的善良、勤劳、孝顺与付出。待人热情厚道,邻里亲朋有口皆碑;对长辈恭敬孝顺,事事上心,从不懈怠;对家庭倾尽所有,半生操劳,从无怨言。她把温柔给了亲人,把宽容给了旁人,把辛苦留给了自己,省吃俭用一辈子,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三姐妹,留给这个家。

那些烟火寻常的日子,如今想来,字字句句都是泪。

每到过年,家里最忙的一定是母亲。天不亮就起身和面、擀皮、包饺子,指尖冻得发红,脸上却始终带着笑。我和妹妹们围在桌边嬉闹,包得歪歪扭扭,她从不责备,只耐心地教我们。一锅锅饺子热气腾腾,香气飘满小院,一家人围坐谈笑,那是我心中最圆满的年。那时我总以为,这样的年,还会有很多很多。

闲暇时,母亲会带着我们漫步水城。春风拂柳,河水荡漾,她牵着我们,轻声说着家常,叮嘱我们做人要善良、要踏实、要争气。阳光落在她温和的脸上,岁月安静而温柔。我曾天真地以为,母亲会一直这样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毕业、工作、成家,看着我们一个个过上好日子,然后她慢慢老去,安享晚年。

母亲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北京,看一看天安门,爬一爬长城。